

良友文叢書之二

暖 昧

何家槐作



昧 暖

作 槐 家 何



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1 9 3 3

一九三二，十，二十 付排

一九三三，一，一 初版

一九三三，六，一 二版

一九三四，十二，二十 三版

1——2000

3001——4000

4001——6000

必翻所版
究印有權

角九洋大售實

序

寫文章的困苦，盡人皆知；明知苦，却仍然不能住筆，原是不得已的事。我文章寫得不多，又因生活忙，無心細寫，自己實在不滿自己的作品；明知要獻醜，却還是交去付印，任人笑罵，也可以說是不得已的事。現在書快出版了，家璧說最好寫篇自序，但我實在不願在這無可奈何中自吹自讚，自謙自抑——我最不慣那一套！我只想借這方寸地謝謝我的師友劉海粟，邵洵美，沈從文，趙景深，顧仲彝，徐轉蓬，以及已故的徐志摩，因為他們不是多方鼓勵我，就是極力幫忙我的人，我無論如何不能忘懷！所收的文章，曾刊登新月，小說月報，金屋，文藝月刊，這一點我想不妨附帶聲明。這集子原想獻給三個陰靈：志摩，我的小姨母，和我那位可憐短命的亡母。但現在，爲了心境和季候，轉變的我，覺得還是轉奉生人的好——淑蘭實在該受我這點可笑的「秀才人情」。

二十一年秋，暨南大學。

良友文學叢書

魯迅：豎琴	何家槐：曖昧	巴金：雨	魯迅：一天的工作	張天翼：一年	蓬子：剪影集	丁玲：母親	老舍：離婚
施鰲存：善女人行品	沈從文：記丁玲	老舍：趕集	鄭銓：革命的前一幕	張天翼：移行	鄭振鐸：歐行日記	靳以：蟲蝕	茅盾：話匣子

貓·····	一
湖上·····	四一
牙痛·····	六七
侏儒·····	八五
夢醒的時候·····	一一一
梨·····	一三五
山谷之夜·····	一六四
曖昧·····	一八六

貓

一

妻愛貓。

她說貓的溫柔就像未出嫁的姑娘；馴善就像喪了子的老婦；捕鼠時候的颯強，又像希臘古神話裏的英雄。蹲在你的膝上，或者睡在你的懷裏，猶如一個心愛的兒，使你感着滿是愛，滿是痛的甜蜜。那股不可抗拒的體熱，從它絨絹一樣的毛裏，傳到你的身上，就會使你感到擁抱着情人一樣的溫軟。你撫摩，它就俯伏着不動；你逗，它就在你懷裏跳着玩。如果你偶不留心，它就像個孩子似的溜到地上，眯着眼，挺着鬚，笑似的向你望

。它既不像家犬一樣蠢，又不像野兔一樣滑。忠誠，機警，那樣的伶俐，美麗，不叫你不歡喜。

妻愛它就愛得要命，簡直勝過於愛我。但我卻極端的厭，恨不得殺盡天下的貓，絕它的種。因為在過去，它分去妻給我的愛；到如今，又增加我一段痛苦的回憶。

是去年深秋的一個下午，我們家裏忽然來了一位客。

他是我的老友，中學時代的舊知交。他新從杭州來，就在附近的僅海女校教書。學校離我家不遠，橫過狄威路，再轉幾個灣，就可以看見灰黑色的校門了。

那時我們住在福恩路，地方很寂寞。一條光滑如砥的馬路，在瘦葉扶疏的桐蔭下，迤邐到遠處。因為偏僻，不熱鬧，車馬的喧聲真是難得聽見。

。一切很靜穩，很優閑，就連帶笠帽，穿號衣的清道夫，也似乎很懶散的，在跟着垃圾車慢慢的走。

我們初到這裏，很生疏。終天幽閉在家裏，鬱悶得要命。親友既遠隔天涯；是近鄰，又都不相往來。大門靜悄悄的，像在做着噩夢。除了傭婦以外，一天簡直沒有第二個人進出。

我賦閑，妻也找不到事做。沒有地方走，缺朋友談天，實在怪難受。尤其是妻，她原是好動的，還有孩子氣的女子。她活潑，強健，喜歡交際。整天的說，笑，跳；她整個的生命就是韻，就是音律。因此這種枯寂的生活，她怎麼也過不下去。過一天，就像過一年，整天悶坐在房裏，望着狹窄的天，飄忽的雲，就像這種生活永遠不會窮盡一樣的憂鬱。

『悶，悶，悶！』她每天總是這樣重覆着叫。每說一句話，嘆一聲氣

，她那哀愁的眼光，總是很嚴重的落上我的面，那眼光，含着勉強遏抑住的恨，怒，彷彿完全是我害了她的一樣。

『有什麼辦法呢？乖！』我總是遲疑着說，好像怕她譴責似的。

『但是這種生活，是永無窮盡的麼？』她失望的問。

『請不要傻，我們就搬家的。』我總是這樣說，叫她不要傻。但是看到她那戚然寡歡的神態，又覺得自己的話是謊了。

因為生活這樣枯，一時又無力捨棄，所以朋友的突然來訪，確使我們很驚喜。彷彿一羣久困囹圄的囚徒忽然會見了親友，我們幾乎疑心這是夢。

我們盡量笑，盡量談，絮絮休休的，不時的握手，像久別的兄弟，我

們一味說着親熱話，想出各種方法，鬧着玩，尤其是妻，好像格外的快樂，她忙碌地穿來穿去，吩咐傭婦買這樣，買那樣；想了又想，彷彿要搜羅到所有的珍品。恐怕年老的傭婦不懂事，記性差，於是使着嗓，叮嚀又叮嚀。她那亮澈的聲音，在馬路上都可清晰的聽到。

她嫌傭婦儻，親自在廚房裏烹調。刀叉的響聲，葱的氣息，油的怪味，散佈了各處。鐘在優閑地走，落日鍍金了客廳裏所有的陳設。烏油的桌椅上，錯雜着五彩斑斕的暈光。一種悠遠深邃的情調，使人想起了古代的鄉村。

『來，請爲我們多年不見的老友乾盡一杯！』我微笑向妻，雙手擎着銀色的酒盃。

『是的，戈琪君！以後我們是鄰居了，請爲我們以後的交誼乾盡這一

杯！』妻向戈琪笑，慇懃的勸酒。看見戈琪遲遲不舉杯，似乎很着急。久已消失了的紅暈，升上了她的腮。眼裏閃耀着幸福的光芒，很嫵媚。那種似有意又似無意的微笑，確是迷人。

『謝謝。』素性沉默的戈琪，還是以前一樣的不願多說話。他無聲的乾盡一杯，臉上浮着笑。

『你還不會變！』我看着他說。

『不會變？』他像不信這是實話。

『不過稍微老了一點——』我再舉起酒杯，望着他，想在他的臉上找出一點與前不同的標記。但是除了新添的幾條皺紋以外，簡直找不出什麼。圓睜睜的眼，還是那樣有力；微微向上的鼻孔，直豎的雙耳，短而硬的鬚鬚，還是九年前一樣——像一張貓臉。他的聲音，也還是那樣沉濁，雄

健，斷續不連——像隻貓的聲音。他的性情，也還是貓一樣的溫馴，貓一樣的柔弱。

我們的分離已經好多年了，不但未曾多見面，就是通信也是很少機會的。從幾次短訊中，我知道他自離校以後，做過教員，當過兵，在家賦過幾個月的閑。因為朋友的介紹，他曾權充某小報的編輯。據他自己說，那時他只有月薪十五元，而且伙食住宿都要自理的。因為不備稿費，投稿者寥寥，大半文章還得親自動筆。『真倒霉——』他有次來信說，『榨碎腦，嘔盡血，自己編，自己做，還得自己付印。兼門房，兼打雜，一天簡直忙得發咒。但是所得的報酬卻只是疲勞，困倦，絕望和失意而已……』

在這種生活中，他也居然住上了一年。直到現在，他纔重新獻身於教育。據說他的離開報館，還是因為報的銷路落，生活程度高，經理先生說

要給他減薪，補一點虧損。因此，他實在沒有再住下去的可能了。……

『從此，我又要開始念經吃素的生活了。』他苦笑，——那種不自然的笑，多奇異！它能給你軟，給你酸，彷彿吃了醋溜魚。只有還未離校的時候，我是時常看見這種苦笑的。那時他也這樣的冷靜，這樣的沉默。整天枯坐書齋中，像在念書，又像在沉思，其實誰能知道他在做些什麼呢。他快樂的時候很少，我們卻很喜歡吵，喜歡鬧，整天想尋開心。『你看，他那付冷峻的神氣！』我有時耐不住他的沉默，故意對人這樣說。聲音很響亮，意思是叫他聽見，但他卻裝着像理不理的樣子，一味的苦笑。

『但是，我們以前不是很羨慕教書匠的麼？』我說，記起了我們以前熱中於教員生活的事。

那時候，我們全是傻全是獸，一點不明白社會的情形，只是一味的空

想，你大約還記得，我們那時候以爲：教書是愉快，自由，神聖而且廉潔。我們幻想着幸逢女校，還可以同女生發生幾件豔麗的羅曼司。但是現在——他又苦笑了，我卻沉默着不答。他是從不會說過這樣多的話，顯然是給教書的苦味所激動了。

『我求求你們，不要說這種乏味的話——』妻一面說，一面高擎起酒盃，——『琪君！請再乾盡這一杯！』

我們聽到她的說話，也就竭力的振作精神。於是一陣熱烈的碰杯聲，在沉沉的夜氣中蕩漾到各處。

客廳上開亮了電燈，水綠色的燈光下妻在彈着愉快的鋼琴。

一一

從那天以後，他就差不多天天來了。開始那幾天，我們似乎還有一層

隔膜，於接待中，還不免攙雜些虛偽的客套。但是過了不久，我們就恢復了求學時代的親密，妻也很熱誠的歡迎他來。他也似乎很快樂，雖然還是以前一樣的沉默，但是那層憂鬱的面容，卻已經完全消失了。

他一來，總是照例的坐在窗前。進門的時候，他總是照例的半天不說話。沒有寒暄，也沒有問好。靜默了一會，然後慢慢的擡起頭來，照例的說一句：

『爲什麼這樣沉悶呢？』

他說這句話，像是不得已似的，並不希望有人回答。

『我想聽一次鋼琴——』接着他就照例的要求妻彈琴。有幾次，妻雖很疲倦，想拒絕，但是看到他那懇切的面色，又不得不在鋼琴的面前坐下了。

熱情麻木了疲——倦，

戀愛充實了空——虛；

人們只有找到愛——

纔算不是空過一世。

妻總是照例的彈着同樣的歌，他也愛聽這隻同樣的調子。那種愉快的琴聲，彷彿很使他感動。他惘然地站在妻的背後，兩眼無神的望着琴譜。

因為我們摸到他的脾氣，了解他的性情，所以他來也好；去也好；說話好，不說話也是一樣。他坐在窗前，無聊地翻書，或者注視着在窗外過往的浮雲。我們卻照舊的做着工作，彷彿沒有他在房裏一樣。四周很靜寂，只有蕭蕭的落葉聲可以聽見。他這樣的默坐了一會，好像覺得沉悶，總是坐不到半點鐘，就匆匆的出去了。